

零星的小雨在眼前飘洒，但天空是通透的，有光从树木的缝隙漏下，让山里的七月清凉又明媚。

我们刚一下车，有的人便忙着在农庄外面拍照，拍七月茶场的风情。有的人还沉浸在夏季的山风里，远处的树木高大、茂密，春天过后总是被人们一次次地反复叫醒。山里人好客、热情，在路上遇见老人带着孩子，老人的笑容平和、温情，如这个午后乍现的夏日的光。公路旁有许多的花，每一朵都艳丽地开着，她们不取悦谁，也不为了谁。茶场静谧，古老的银杏树上挂满了青涩的果子，叶子落得满地都是。对面，远处山坡上的茶树也安静着，高处漏下的光，被星星点点的雨滴敲打着。

我们在黄奶奶茶场外的亭子里静坐，时光纷飞，依稀能看见她年轻的背影轻盈，她手指微触青叶，铁锅渐热，那些鲜嫩的叶子在锅底里发出低低地清音。她和叶子低声地交谈，让她们出入，入尘，就好像那些走出大山的女子，也像一棵棵有灵魂的茶树，越过山丘，寻着有流水声的地方拐弯、向上，向山的更深处挺拔，山野是有风情的，茶树沾染了水的气韵，就有了水的灵性和活性，那些树也不甘于命运，它们彼此攀比，每年春天在古老的树冠上展露着她们的初心和最初的模样。我们寻到她们时，茶树已经很有年头了，但树叶还是依旧青嫩、葱郁，像黄奶奶的一生，用每一片叶子对我们说着尘世间的情感和密语。我们一行人站在山道的转弯处，在辨别树木命运的一瞬，伸向天空的叶楣在嶙峋的悬崖边随风舞动。天色渐暗，黄昏中，有成群的鸟从远处飞来，它们下滑，落在屋顶，树上，被薄薄的光亮所笼罩。

在茶场里谈茶、吃茶，几片小小的叶子便在世人的舌尖鲜活起来，连同一些人，一些往事。面前杯子里溢出的茶香淡淡，在鼻息间萦绕、缠绵，有人持壶续水，三遍过后，杯水里的茶味比之前清淡了许多。像一些人打身边经过，从靓丽到模糊、渐远，最后留自己在原地，如山野深处古老的茶树，在别人眼里是一道风景，至于孤独，那才是本真的自我而已。

我们与植物之间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的人可以用心领悟其中的奥秘，一眼看穿、看透，看到生命的互通与本质，然后与她们交流。

几天前被风雨吹落的叶子，在空地上堆积，它们彼此挨挤着，在夜来临之前，努力在尘世中活出自己最美的模样。

山里人习惯早睡，也习惯安逸，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夜色里纳凉。远处有熟悉的音乐在响，伴着细细的、潺潺的流水声。夏夜让山的轮廓显得格外清晰、冷峻，让山里的人，变得分外从容。走走路的人，有星星为他们掌灯、领路。

他们围坐在渐浓的夜色里，喝茶、闲聊。我们从他们面前经过，地上水壶里的茶早已冷却，几片叶子在水壶中慢慢地、舒缓着绽放，一瞬间，让我觉得这一壶的水变得明媚生动起来，淡淡的茶香，渐渐地变暗，如这个夏季的夜晚。

透过夜色远眺，有稀疏的灯火在街道和山凹里闪烁，夜更深了些，在一杯茶水里细细回味，忽然间就想起了那句：人间至味是清欢。

风雨过后，花果落得满地都是，唯独深山里的茶树，在一次次风雨中变得更加葱郁，更加通透，她的每一次蜕变，都让叶子在世人的唇齿间留下永久的回味。

在黄河村，茶通过流水与尘世、与世人纠缠，与一位黄氏女子纠缠，从娇羞的少女到青丝暮雪，她把爱与情愫注入指尖，用来自天堂寨的水承载她与茶的偶遇、贯通。

时光婉转，流逝，那些美妙的光阴在一季一季的葱茏中并行渐远。先人挥手告别了尘世，而她的后人，却把几枚叶子

月亮天上，我在地上，可是有一天，我看到了汤锅里有一轮月亮。那一天，我发现自己不谈理想已经很久了。骑车经过新城菜市场，打算去买做汤的菜。忽地，想到了理想一词。这好像一点都不着调，日子云淡风轻，不动声色地让我交出了风和花。

新城菜市场位于县城标志性建筑的东南方，新旧城结合部，是一个落实民众鸡毛蒜皮的宝地，一个养育着民众七情六欲的宝地。我自从把风花雪月打包邮寄给未知名的远方后，就把菜市场当成了理想的新着陆之地，并且笃定异常道：到老不变了。所以，从这点小初心来说，谁也休想夺走我热爱菜市场的理由。菜市场，是一个养育温暖民间、凉薄民间的集散地。中午时分，白肉案收摊子了，红肉案前，几块牛骨头摆在筐里，估计一位买家也没有了。还没有到吃羊肉的最佳季节，宰了少量的羊只，早早地卖完了，肉钩子悬在那，等待着明天的羔羊。最近虽受非洲猪瘟影响，猪肉价格却一直稳定，还有稀稀拉拉几家经营户在卖猪肉。我对卖肉的说：买五块钱的肉，炒肉丝。我的心里，突然响起了一句话，汤锅里冒着月亮，肉摊子旁边是家干货店，这些大茴香小茴香辣花椒胡椒的气味，是我曾经多么讨厌的气味，现在居然打败了讨厌的我，唤醒了那个喜欢的我。我喜欢这些气味，它们的味道让我想到海子的一首诗《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椒树》，花椒不是花椒，但每次吃放花椒的菜，我就不禁想到这首诗，舌尖上的滋

白马尖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镶嵌在她白发之上，那曾经年轻的，美妙的岁月，被几枚叶子带出大山，带到世人面前。沸水冲开茶叶包裹的记忆，前尘往事开始在后人的指尖涌动，一遍又一遍。

清香飘逸，伴着水雾升腾，浮在水面的叶子探出头来，极像年轻时的黄奶奶，在今晚淡淡的夜色里，从喧嚣退至宁静，退至来处。

夏天早已到来，秋天还会远吗？窗外布谷声此起彼伏落，在雨中一阵高过一阵。雨声更大了，但似乎通透了许多，茶叶在杯水里渐渐下沉，悄无声息。亦如我面前这杯冷却的茶水，在微凉的清晨逐渐沉睡。

晨雾在远处的山坳里涌动，慢慢爬上山坡，布谷声每年都是新的，就像那些曾被翻炒过的嫩叶，每年一次的邂逅，偶得，都不是曾经的那枚，也像对面山崖的那片老茶树林，一生活得再久、走得再远，根须也离不开天堂寨，走不出山崖的边缘。

透过窗户，眺望远方的山村。雨水声里，清凉的夏风，掠过身体的每一处，看着那些封存起来的野茶，堆放一隅，我猜揣测着奶奶的内心，那些年，她一直在等，等她漂泊在外的子孙，还是在等一枚叶子开出花来？在陌生的人看她的欣喜目光中，等待一张张归来的脸，笑颜如花，在杯水里绽放。那个日子，她终于可以远远地望见。

我回来了，奶奶。弯弯的新月被星星环绕，隐藏在夜的心口上，薄薄的一层水雾从水面上荡漾起，这一刻，尘世有些迷茫、迷离，水雾已爬上来，有迷失森林里的鸟在鸣叫，寻找爱，寻找同伴。唯独那些树木是静止不动的，她们在深山老林里生根，迎春守秋，守着亘古不变的四季，用那些神奇的树叶向尘世示爱，绽放着孤独及美妙。

站在七月的枝头，看着用她姓氏命名的这块金灿灿的牌匾，年轻的模样与那些鲜嫩的叶子一起被子孙用简朴的词汇镶嵌在茶场一隅，至于山里的茶树，她身上的每一处褶皱都在黑夜闪烁，见证着光阴的故事，见证了奶奶的老，这经日光与月光照耀、折射的躯干，随季节变得风情万种，而树木的本身，则孤寡、索然无味。

这一刻，深山安静，万物沉默。这令人流连忘返的短暂时光，除了茶，还有山上飞溅下的瀑布和一汪清泉。

我们无论是行走于山道还是下榻于旅馆，这光和雨交替的昼夜，都是清爽美好的。

雨似乎又要来了，风吹得窗户沙沙作响，关上窗户，让风停在窗外，想让自己的思绪安静，不被打扰。但天空暗了下来，树木的影像舞至高处，把雨水和鸟鸣打落到低谷。这自然之气正气势汹汹，浩浩荡荡，各自肆意横行，展示初见之势，残酷之美。

当我们内心被一些本不相干的人和事所吸引，便想往更深入处挖掘，想知道那些不被人知晓的秘密。奶奶，请允许我也这样叫您一声，让我在这几多待一会，在安静的夏夜里，喝上一杯春茶，再次感受春天的绿意，让我们慢慢地，变回曾经的自己。

我们都回不去了。我的思绪在茶水里荡漾、纷飞，我们都是俗人，来去之间，只是单程。

有人在外面走动，踩着落叶、灌木和积水，随着那些细碎的声响，我的灵魂跃跃欲试，向着父亲离去的身影紧追几步，而我的身后，一直有一双专注的眼睛，那是奶奶的目光。

她在世上，终因活过、爱过、痛过，而得到时间的承认和被世人认知。

散文

李振秀

味传感到内心，我把它叫做幸福的味道。干货店里播放大鼓书，是一个女性的声音。这让我一下子想起最初的理想了。三样：捡垃圾、当木匠、说大鼓书。

先说捡垃圾。在我看来收拾是一次甄别选择，是对别人丢弃物件的二次认证，因为明珠或许会被丢弃，也许石头本身就是明珠，我喜欢赋予被遗弃的东西以新生命。小时候，村庄里没有什么可捡拾的，没有矿泉水瓶没有易拉罐没有纸箱，除了猪屎牛粪，还有白鹅倒毛时落下的华羽，公鸡尾巴的毛……猪屎牛粪被早起的大人或者小孩早早地捡拾走，倒在粪窖里沤肥了。临到我出门，我只能盯着老鹅，老鸭和公鸡的屁股看，希望它们能掉几根毛，让自己捡，我可以攒着，让母亲给做鹅毛棉鞋，让父亲扎鸡毛掸。鸡鸭鹅被我整天追着，气得恨，不在白天掉毛了，改在月黑风高夜落毛了。观察良久，我发现了诀窍：有一天夜里，我偷偷地溜进了鹅笼，想拔几根老鹅毛，不曾想，老鹅大叫起来，把家长吵醒了，自然少不了被大人爆躁，还挨了钉钉锤。人畜共居的村庄，植物葱茏，它们闪闪发光的样子，引着我把拾荒收拾的理想内藏。

我要把那些弯柳别木放到，打家具。嘿嘿，当个木匠，这总该可以。家前户外，木匠倒有两个，但都不收学徒。我打算自学成才。届时，我初中毕业了，面临着复读还是读高中的选择，我自然说到自己的理想，我要当木匠，两位老家长没有一个人搭腔。这不明摆着拒绝吗？但谁也阻挡不了我收集短木桩的爱

酒的往事

陆斌

1979年10月1日，国庆节，适逢刚刚推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六安皖西路彩旗飘飘，一派欣欣向荣。这一天，新建的六安百货大楼开业，这是当年六安最高档的百货公司。

开业当天下午，父亲给我5毛钱和一个盐水瓶，叫我去打半斤粮食酒。父亲本来叫我上午就去打酒，可从外面回来的人跟我父亲说，现在别去，人太多。说话的人，还伸出一只脚，证明给我父亲看：“你看，鞋帮子都给踩叉巴（裂开）了。”父亲就说，那下午去吧，下午人可能会少些。我那时只有十岁，他怕我给弄丢了。

我怀揣五毛钱，同时怀揣一颗扑扑乱跳的激动的心，攥着盐水瓶，出了门。大街上热闹非凡，人们脸上像是家家都有喜事一样荡满笑容。到了百货大楼下，抬头上望，一二三四，乖乖，四层楼！杵在半空，我望得眼晕。楼顶上也围着一圈彩旗，风吹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脚底下是一层鞭炮纸屑，人多，踩成了暗红色，东一团西一团的。可以想象，上午开业时多么热闹。我心里责怪起父亲来：这么热闹，我却没赶上！我从百货大楼的西门进去，右手边就是



诗与画

这山这水，多像我的家乡
在老屋，看到了我的童年
这只翩飞的蝶儿
似乎就是我多年前
在凝香馆遗失的那只

也和我
有着不解的渊源

基于这些，我不敢贸然回头
我怕我一转身
就会和一身风霜的你
撞个满怀

就这连屋檐下的水滴

配诗/ 李艳 摄影/ 流冰

旧城明月

李振秀

好，我把它们从田间地头捡回来，码在廊檐下。一等到假期，我像一个真正的木匠一样，斜着一只眼望过去，用白线蘸墨水打线，朽木也可雕啊，我的天赋居然被自己挖掘了出来。我也做出了微型的写字台、小板凳、小板桌等等，军人一样一字排在廊檐下。这惹得父母好一阵后悔，讲，也许真能当木匠呢。经过多年家教、学教，业已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了，一个眼目顺从，耳朵听讲，短腿执行力强的假小子了。

村庄里经常来一位说书人小高，是大舅的把兄弟，我们喊他干大舅。干大舅说大鼓书，说隋唐演义，我从此记得了一个光鲜亮丽的男性叫罗成。干大舅说书之前，要喝一个生鸡蛋润嗓子。干大舅敲着大鼓，用嘶哑的声音，把古书里的故事情节用唱的方式叙述了出来，有时他的声音是雄，有时他的声音像哭。书中的那些个人物，是一个个被他从胸腔里喊出来的，他们活泼泼地站在乡亲们的面前。金戈铁马征战沙场，铁血柔情肝肠寸断。我那可爱的乡亲们的心被干大舅的大鼓书揉得又酸又软，一个个眼睛都红红的，等干大舅敲完休止的鼓符，已经到冬天的后半夜了，下弦月挂在西边的树头，是老天挂在树梢的琴。乡亲们还不肯散去，他们想知道，后来，后来那些人家怎么样了。干大舅的大鼓书是乡亲们的食粮，喂养乡亲们丰盈的精神世界。干大舅肚子的东西真多，周书礼戏，百科全书啊。干大舅每年出现在村庄，是土地和乡亲们共同休养的冬季。每当干大舅背着大鼓出现在村子时，

散文

李振秀

时候，五牌里的邻居，即使不那么富裕，过年前都要采办一些年货，大米、菜油、富强粉、猪肉、粉丝、豆制品、花生糖、瓜子，再打二斤酒。当时，陆家大院对面住着一位新四军出身的转业干部，我们叫他裴叔权。裴叔权高大威武，四个兜的干部服穿在身上，挺挺阔阔的，让人羡慕，更让人羡慕的还在后头。腊月底了，年味越来越浓，那天，裴叔叔从单位领回了各种年货供应票，除了肉类和副食品以外，印象最深的是烟酒供应票，大前门香烟票、渡江烟票，还有临水大曲供应票和滁溪大曲供应票。那天又涨了一下见识，原来，滁溪大曲比临水还贵，要1块4毛4一斤。从那以后，我就对这两种酒有了很深的印象。当年，父亲喝的最好的酒是9毛6的粮食酒，直到姐姐八四年参加工作了，春节前，按惯例，她们单位慰问老干部，需购买一批酒，才托采购的人给父亲买了两瓶临水玉泉和两瓶古井玉液。再往后，物质丰富了，价格双轨制改革，市场就放开了，这些名酒便逐渐敞开了供应。我一直对临水酒印象深刻，可能这些往事也是其中的原因吧。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必为吃喝发愁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姓之福。往事亦如酒一样，愈陈愈香。那时的人们，物质贫乏，生活简单，三五两小酒都能带来单纯的快乐。现在，我的一名叫聂兵的学生，正在淮河两岸从事临水酒的宣传和传承工作，祝愿他把这项事业做得更出色。虽然，喝酒未必是有益健康的事，但每逢节日、大事、红白喜事都离不开酒这个重要媒介，总要吃喝一通方告完成。“无酒不成席”“酒中乾坤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信还是会一直传承下去的。

皖西作家协会于七月的第一个双休日到天堂寨采风。去日，雨疏风轻，出城不久便见青山如黛，景色如画。天堂寨是皖西著名5A景区，车上作家大多是皖西人，对天堂寨并不陌生，但由于是集体进山采风，大家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

11点到天堂寨脚下黄河村黄奶奶茶庄，黄守浩老师和黄奶奶茶业传承人黄爱国老师已在路口迎接，大家一一握手后，就近参观炒茶基地。黄守浩老师高大壮实，乡音浓重，也是皖西作家协会会员。黄总是个40岁左右的年轻人，瘦高清秀，他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他创业经历和他百岁茶奶奶的故事，顿时让我们充满了好奇和崇敬，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下午召开座谈会，会场气氛热烈，作家们真实感受到大山之子的质朴、执着、真诚和热烈，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第二天早晨准备上天堂寨，登马头峰，观淑女瀑，看笔架岩，浏览苍松古柏银河飞落秀丽景色，感受鸡鸣三省一山两界不同气候，但一大早就下了大雨，只得作罢。

八湾堂民宿古居，明代万历年修建的，现已成为历史遗存，也是重要景点。古居分四进四重，白墙灰瓦，南北厅屋，东西厢房，天井照壁，门深窗高，典型的“回”字型徽派建筑。屋内桌椅简约，字画古远，青瓷高冷，文房四宝俱全，一张整木雕刻的闻越茶具厚重大气，正好喝茶。走进院里，枝蔓叶茂，青翠欲滴，光影掩映。此时雨下得正急，打在灰瓦、翠叶、青石上，叮叮当当，噼里啪啦，四角屋檐水落如注，迸溅成玉。一行二十几人鱼贯而入，一片惊叹，不时有女生叫嚷，或落座，或抚摆，或驻足观雨，或环廊拍照，移步换景，古意盎然，仿佛穿越。

纷纷扰扰了一阵，雨也越下越大。我一重一进转着，最后驻足于逼窄的天井处。天井雨雾迷梦，幽邃深远，抬头看天，只见一角。此处听不见人声喧哗，兀自静谧，只闻雨声，叮当作响。这口天井，见证了多少明月轮回，经历了多少世态炎凉。“不见云高低，忽然三高峰。新来成旧事，曾经与谁同？”义军的金戈，满满的铁蹄，民国的枪炮，金家寨的梭标，无不深深印刻在这一砖一瓦中。听这雨声，有欢欣，有悲咽，似倾诉，似独白，砖瓦草木似乎都在沉重喘息。再仔细一听，雨声清脆悦耳，宛如美人抚琴，十指轻拨，高山流水，又仿佛金雀婉转，春风十里，碧草云天。

听雨，也就是听自己心情罢了。15年前圣诞节，我被派到杭州驻外招商，下午买好被褥等生活用品后，一个人坐在凤起路临街茶吧卡座上，透过玻璃幕墙，看到外面大雨如注，雨砸在路面，刮到幕墙，却听不见一点雨声，忽然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如虫叮蛇咬一般。三年的驻外招商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课，多年后我依然唏嘘感慨，“一盒名片一张嘴，一部手机两条腿，踏遍千山万水，我问青春不后悔”。2009年秋，我到九华山，夜里山脚下，深夜雷雨交加，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想到白日几个僧人穿着百纳衣，鱼贯一样匍匐叩拜前行，我再也无法入眠，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无论多少苦难，心中都要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禅意。2011年我搬入新居，顶层复式，有个大阳台，妻在上面栽了许多盆景和植物，临阳台是我的书房，有时晚上正在看书或临帖，忽然想起了雨，或急或缓，或近或远，我就站到阳台前，仔细地听。听风，听雨，听万物自然，听古往今来，渐渐明晰出了许多道理。“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而今即使不在僧庐下，那雨声也不同于年少了。

驻足久了，回到那厢，女文友们正在表演情景剧，有化装的，有梳头的，有试装的，有走台的，个个年轻貌美，旁边还有人指导，带队老师瞄着单反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院子里雨正在下，瓦楞上流着水，廊柱、窗棂、石阶、水缸一律是明清正道具，各色植物泛着光亮，还有点燃的檀香丝丝缕缕，男文友们俨然是最忠实的观众，黄总经理也是前前后后的招呼着，一声接一声的喝彩在明清黄氏老宅里和着雨声愈发清脆。

一场大雨竟然给此行带来如此欢乐，热闹中却有一个女孩在屋内静静看书，她是此行唯一还在读书的小作家。从小女孩专注的神态中，我似乎看到皖西作家协会的未来，也从黄守浩和黄爱国两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散文

李振秀